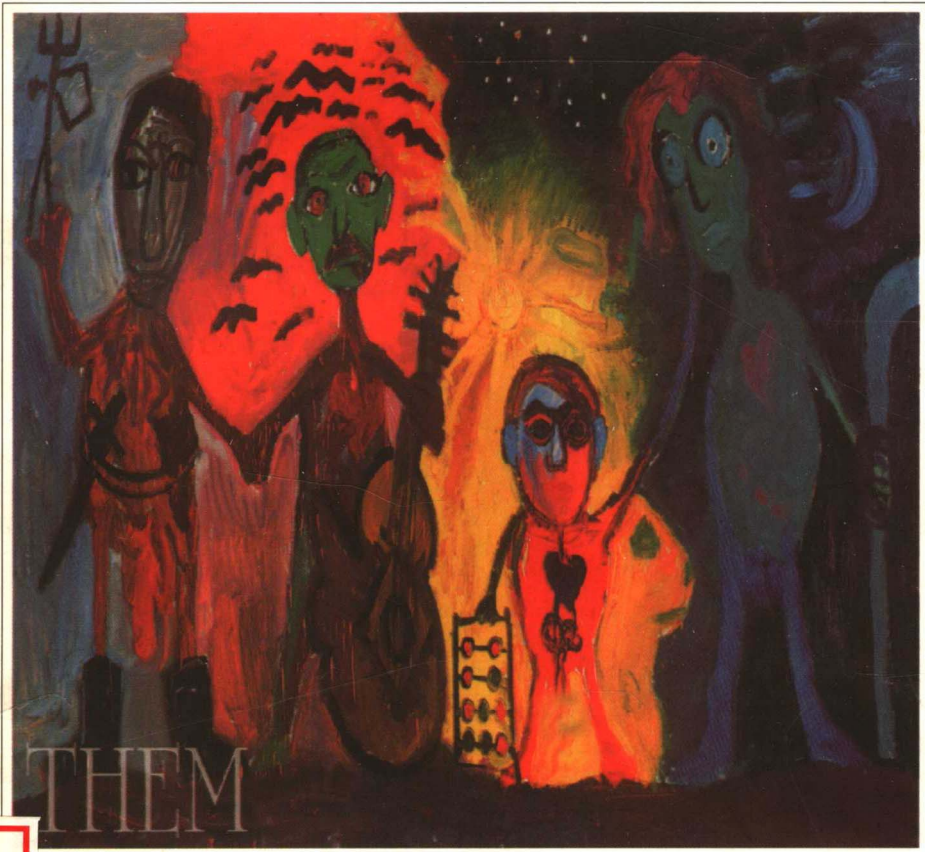


# J.C. Oates

译林世界文学名著  
现当代系列



# 他们

[美国]乔伊斯·卡罗尔·奥茨 著  
李长兰 熊文华 樊培绪 陈可淼 译

译林世界文学名著  
当代系列

# .C. OATES

## 他们

[美国]乔伊斯·卡罗尔·奥茨 著  
李长兰 熊文华 樊培绪 陈可森 译



译林出版社

## 版 权 声 明

经作者和 The Ontario Review, Inc. 授权,本社享有本书中文简体字本专有版权,版权代理大苹果版权有限公司。

Copyright © 1969 by Joyce Carol Oates.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John Hawkins & Associates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-Mori Agency.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© 1998 by Yilin Press.

登记号 图字:10-1998-009号

- 丛 书 名 世界文学名著·现当代系列  
书 名 他 们  
*Them*  
作 者 [美国]乔伊斯·卡罗尔·奥茨  
*Joyce Carol Oates*  
译 者 李长兰 熊文华 樊培绪 陈可森  
责任编辑 赵 薇  
原文出版 Fawcett Crest Book, 1970  
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(南京中央路165号)  
E - m a i l yilin@public1.ptt.js.cn  
W W W <http://cb.nj-online.nj.js.cn/> Yilin  
照 排 译林出版社照排  
印 刷 淮海印刷厂(地址:淮阴西大街68号)  
开 本 850×1168毫米1/32  
印 张 18.5  
插 页 4  
字 数 459千  
版 次 1998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 
印 数 1—5000册  
书 号 ISBN 7—80567—845—6/I·501  
定 价 (软精装)22.50元

译林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## 译林世界文学名著·现当代系列

### 第 22 条军规

[美国]约瑟夫·海勒

### 麦田里的守望者

[美国]J. D. 塞林格

### 根

[美国]亚历克斯·哈里

### 堡垒

[美国]德莱塞

### 五号屠场·上帝保佑你，罗斯瓦特先生

[美国]库尔特·冯内古特

### 冠军早餐·囚鸟

[美国]库尔特·冯内古特

### 了不起的盖茨比·夜色温柔

[美国]菲茨杰拉德

### 他们

[美国]乔伊斯·卡罗尔·奥茨

### 奇境

[美国]乔伊斯·卡罗尔·奥茨

### 紫颜色

[美国]艾丽斯·沃克

### 刽子手之歌

[美国]诺曼·梅勒

### 夜幕下的大军

[美国]诺曼·梅勒

### 无形人

[美国]拉尔夫·艾里森

### 杜宾的生活

[美国]贝纳德·马拉默德

### 天真时代

[美国]伊迪丝·华顿

### 问题的核心

[英国]格雷厄姆·格林

### 打死父亲

[英国]约翰·韦恩

### 误投尘世

[英国]约翰·韦恩

### 旧地重游

[英国]伊夫林·沃

### 苦难的历程（共三部）

[苏联]阿·托尔斯泰

## 译林世界文学名著·现当代系列

人生舞台

[俄罗斯]尤·邦达列夫

选择

[俄罗斯]尤·邦达列夫

阿尔巴特街的女儿

[俄罗斯]安·雷巴科夫

人总是要死的

[法国]西蒙娜·德·波伏瓦

鼠疫

[法国]阿尔贝·加缪

局外人

[法国]阿尔贝·加缪

第一个人

[法国]阿尔贝·加缪

安娜·玛丽

[法国]吕西安·博达尔

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

[奥地利]斯·茨威格

情感的迷惘

[奥地利]斯·茨威格

天使沉默

[德国]海因里希·伯尔

布登勃洛克一家

[德国]托马斯·曼

臣仆

[德国]亨利希·曼

垃圾教授

[德国]亨利希·曼

我的米海尔

[以色列]阿摩司·奥兹

最明净的地区

[墨西哥]卡洛斯·富恩特斯

我儿子的故事

[南非]纳丁·戈迪默

雪国·古都·千只鹤

[日本]川端康成

金阁寺·潮骚

[日本]三岛由纪夫

性的人·我们的时代

[日本]大江健三郎

我快乐的早晨

[捷克]伊凡·克里玛

嫉妒·去年在马里安巴

[法国]罗伯·葛利叶

# 破碎的美国梦

——《他们》的译本序

美国是一块富有魅力的国土。一百多年来,有多少青年在做他们形形色色的美国梦,其中有世界各国的公民,也有美国人自己。比起其他国家,美国的社会制度确实给了人们更多成功的机会。但穷小子成为亿万富翁、平民百姓成为社会名流的毕竟只是极少数,在美国,随着机遇的增多,生存竞争也更加激烈、更加残酷,更多的人或是失败、沉沦,或是平平庸庸、浑浑噩噩地度过一生。对处于社会下层的劳动群众来说,他们的美国梦最强烈,但也最难以实现,一个个梦破碎了,留下的是一个个带有悲剧意味的故事。

“美国梦”自然也记录在美国文学史上,成为美国文学的重要主题,马克·吐温、杰克·伦敦、德莱塞、海明威、菲茨杰拉德……都描写过美国梦的各种寻求者。在美国当代文坛,奥茨以一位女性作家敏锐而独特的视角表现了这一主题。

—

乔伊斯·卡罗尔·奥茨 1938 年 6 月 16 日出生于纽约州洛克波特,洛克波特是伊利运河上的一个港口,伊利运河开挖于 19 世纪初,它把伊利湖同大西洋连接了起来,但未过多久,由于铁路的兴起,这条运河和河上的港口都失去了实际的意义,成为相对比较闭

塞的地方,经济很不景气。奥茨许多小说中的“伊甸县”就是以她的这个家乡为背景的。她父亲是信天主教的爱尔兰后裔,一个穷工人,没有受过多少教育,母亲是个农民的女儿,家境也很贫寒。奥茨年幼时在外祖父的农场里生活过一段时间,她自称那是“非常悲惨的日子”。她从小就熟悉美国下层群众,包括农民和城市工人,了解他们的思想和感情,这为她以后的创作提供了重要的素材。

奥茨最初接受教育是在家乡,她进的是所谓“一个房间学校”,即校舍十分简陋的平民学校,所有的师生挤在一两个房间里。不过就在这里,奥茨开始显示出她的文学才华:她喜欢编故事,讲给同学听,然后写下来,还自己设计封面,把这些故事装订和保存起来。到十二岁时,她学会了打字,写故事就更方便了,她的故事也越编越长、越编越复杂。这是奥茨最初的文学活动,也奠定了她一生事业的基础。

中学毕业以后,奥茨进了西拉克斯大学英文系,这所大学位于纽约州中部的西拉克斯市,这小城里有好几所大学和博物馆,可以说是纽约州的一个教育和文化中心,这里工业也相当发达,早在17世纪就发现了盐井,兴起了制盐工业,这一行业衰败以后,出现了汽车零件、电器产品等新兴行业,在这样的环境里,奥茨进一步熟悉了工人阶级。在大学里,奥茨对写作的兴趣更浓厚了,写作似乎成了她生命的一个部分,1959年她正式发表了第一部作品《在旧世界中》,这个短篇小说使她获得了《小姐》杂志颁发的“大学小说奖”,这是她一生获得的各种各样的文学奖励中的第一个。这一时期,她也阅读了大量文学作品,莎士比亚、巴尔扎克、狄更斯、陀斯妥耶夫斯基等古典作家,卡夫卡、乔伊斯、福克纳等现代作家都是她所喜爱的,从他们的作品里她学到了很多,这对她以后的创作有很大的帮助。

1960年奥茨从西拉克斯大学毕业,获得学士学位,由于学

习成绩优秀，她当选为ΦBK成员<sup>①</sup>，在毕业典礼上还被推选为学生代表向母校致告别词，这是她终生的荣耀。离开西拉克斯大学，奥茨去了威斯康星大学英语系继续学习，在那里她认识了雷蒙德·J·史密斯，两人结了婚。1961年奥茨在这所著名学府获得硕士学位，随即夫妇一道去了南方的得克萨斯州，奥茨在休斯顿的拉伊斯大学攻读英语博士学位。但同年她放弃了学业，应聘去底特律大学，在那里教英语，先后担任讲师和助理教授，工作了六年。底特律有一百多万人口，美国著名的汽车大王亨利·福特最早就在这里开始他的事业，后来又有一批汽车工业的巨头来这里安营扎寨，底特律成为“世界汽车之都”，在这个美国第六大城市里，奥茨进一步观察和了解了美国工人阶级的生活。1967年7月底特律发生种族骚乱，造成数人死亡，多人受伤，经济损失高达一亿五千万美元。这是美国战后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事件，也是60年代美国社会动荡中的一个插曲，奥茨把它写入她的代表作《他们》。

从1967年起，奥茨和丈夫去了加拿大，在安大略省的温莎大学讲学，在那里待了十年，这一期间，她除了继续写小说外，也写诗歌和戏剧，并进行广泛的文学理论研究和文学批评，她还同丈夫一道创办了杂志《安大略评论》。

1978年奥茨应聘参加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“创作工程”，此后一直是该校的专业作家。由于长期在大学工作，她也熟悉了美国的知识分子，70年代以后，她的作品里就比较多地写到高级知识分子。

奥茨是个极其勤奋和多产的作家，到目前为止，她至少出版了十七部长篇小说、二十五部短篇小说集、十一部诗集、三部文学评论集和几十篇评论文章，她还写过六部戏剧在纽约百老汇上演，写过一些电影和电视剧本。奥茨在美国文学界和学术界有相当高的

---

<sup>①</sup> 美国优秀大学生的联谊组织。



地位,获得过多种奖励:1966年和1968年两次获得国家艺术基金,1967年获得古金汉姆研究基金,1967年和1970年两次获得欧·亨利奖,1970年《他们》获得国家图书奖。她还于1978年当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。

奥茨最大的成就就在于长篇小说,她始终关注美国的现实问题,她的长篇表现了相当广泛的社会生活面,如《人间乐园》(1967)、《他们》(1969)、《奇境》(1971)、《任你摆布》(1973)、《刺客》(1975)、《查尔德伍德》(1976)、《早晨的儿子》(1978)、《贝尔弗勒》(1980)等,《他们》是她前期长篇小说中的代表作,也是她影响最大的作品之一。

## 二

奥茨在《他们》“作者的话”中,称这部作品是“一部小说题材的历史”,书中的莫琳·温德尔是她在底特律大学夜校教书时教过的一个女学生,小说就是根据这个学生的大量回忆写成的,小说取名《他们》,就是要“真实地描写他们”。奥茨是一个严肃的作家,她始终关注美国的现实问题,《他们》反映的是美国工人阶级中青年一代的生存环境、他们的命运,以及他们的美国梦。

《他们》的情节跨度整整三十年,从1937年8月开始,到1967年7月底特律骚乱平定结束。小说主要是描写温德尔一家的经历,中心人物是儿子朱尔斯和女儿莫琳,不过小说也花了一定的笔墨写了他们的父辈和同辈人,在相互比较中展开主题。小说是以母亲洛雷塔和父亲温德尔的故事开头的。

那年8月的一个晚上,十六岁的少女洛雷塔把她的男朋友、十七岁的伯尼带回家中,把自己交给了他,事后两个人都沉沉地睡去。一声巨响使洛雷塔惊醒,她看到伯尼已经被人开枪打死,床上、地上和天花板上满是鲜血和脑浆。洛雷塔知道,这是她的哥哥

布洛克干的，布洛克一直看不惯伯尼。洛雷塔惊慌之余，面对着可怕的暴力，她想到的也是暴力，她想赶快去买一把枪，她没有那么多钱，就出去借。在路上，警察霍华德·温德尔把她拦住了，他们又回到洛雷塔的家。温德尔看到尸体，大骂这个“小杂种”“死得好”，接着，他就在尸体的旁边，把哭哭啼啼的洛雷塔给奸污了。他把伯尼的尸体抛到街上，不再追究这件杀人案，放过了布洛克。后来，洛雷塔怀孕了，成为温德尔的妻子。

这是一个具有象征意味的开场，血腥和残暴，污秽和荒诞、性侵犯和性出卖——朱尔斯就是在这里孕育出来的，此后他的一生，也与暴力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温德尔家庭的成员和亲友，基本是同一类型的人物。洛雷塔浅薄而愚昧，她一生“总被人戏弄”，她到了底特律，第二天就上街卖淫，偏偏碰上的是一个警察，把她带到监狱里去了。她父亲是个酒鬼，整天喝得醉醺醺的，后来进了疯人院。温尔德则“阴沉、狡诈、愚笨”，因为同妓女鬼混和拿她们的钱，他丢了警察的职务，做了工人，死于一场事故。其他人也无不是浑浑噩噩，他们毒打子女、吵架斗嘴、无事生非，暴力和性，是他们生活中最具特征的内容。

这就是“他们”——美国白人下层社会中最没有文化、最贫穷的那群人。朱尔斯和莫琳的父母属于这群人，他们自己似乎也注定要成为“他们”中的一员，这似乎是无法抗拒的命运。但是时代毕竟在进步，年轻的一代已经有所觉悟，他们不像老一辈那样满足于现状，他们挣扎着，要改变既定的命运，从“他们”当中挣脱出来，过上一种更有价值的生活，实现他们的美国梦。

朱尔斯似乎天生具有暴力的倾向，他很小的时候就放火烧掉一个谷仓，打架、斗殴对他来说是家常便饭。他十二岁有了初恋，此后他就不断同姑娘、少妇、妓女鬼混，他凭借自己漂亮的外貌博得姑娘们的好感，他甚至毫无廉耻地从女朋友维拉那里拿走她出

卖肉体的钱。他不好好读书，幼时常常逃学，被学校开除。他从小就偷窃，一次次被关进儿童收容所或监狱，偷窃后来成了他的一种生存手段。底特律骚乱发生，面对一片混乱，抢劫、纵火、破坏、打人，他十分兴奋，加入了骚乱的人群，他胡乱开枪，最后还亲手杀死了一个警察。

不过，朱尔斯同父辈也有重要的不同，他喜欢学习和思考，“贪婪地攫取着一切能学习到的知识。”他恨这个家，在中学二年级就扬言从此不进家门，尽管他又一次次回到“他们”中间去，但他为自己的经历感到羞愧，“他把自己看作是正在挣扎着冲出肉体泥淖的纯洁精神。他把自己看作是正在对抗尘世、对抗它本身引力、对抗死亡的精神。”他有一种父辈所没有的精神力量，比如，他很穷，急需钱用，但他看到伯纳德的尸体以后，他就把伯纳德给他的一万多美元巨款放进死者的口袋。他去了南方以后，思想发生很大变化，过去他一直逃学，现在却觉得，他要继续读书，“不念完中学，不上大学，什么事情也干不了。”他开始有了信心：“我心中充满了希望……美国的一切都在向上发展。”他成为底特律骚乱中的一位重要人物、社会学副教授莫特（皮尔斯）的一个委员会中的新成员，准备同莫特一道去加利福尼亚。经过这场骚乱，他突然对美国充满了信心：

美国的一切都将变得生气勃勃。它正突然爆发，变得朝气蓬勃起来。

他已经三十岁，本来已经“感到自己的全部精力仿佛已经枯竭”，一场大规模的暴力突然使他自己也充满了信心：

我以前所经历的每一件事都是毫无意义的——那是根本不存在的——我的生活现在才刚刚开始。

这是典型的美国梦。六七十年代，美国的经济重心逐步从大西洋沿岸向太平洋沿岸转移，加利福尼亚一带发展十分迅速，青年一代又纷纷去那里淘金，继续做他们的美国梦。朱尔斯也加入了

这一行列，他的美国梦在那里就能实现吗？这时的朱尔斯已经三十岁，“他感到自己的全部精力仿佛已经枯竭”，他在加州还能有所作为吗？小说没有提供答案，但是读者心里明白这是一个破碎不全的梦，缺乏实现的基础。

对于女孩子们来说，就更难挣脱社会为她们所确定的地位。莫琳在家中得不到任何温暖，母亲不喜欢她，继父打她，她也一次次设法逃走，断绝同这个家庭的关系。她中学毕业后，做了打字员，离开了这个家。因为贫穷和低微的社会地位，她在生活中受到过种种不公正的待遇，所以她恨这个社会、恨所有的人，她的心理已经出现某种变态。十六岁的时候，为了钱，她就同母亲一样，自愿地、毫不动感情地向一个陌生人一次次出卖肉体，把钱积存起来。

不过她没有像妹妹贝蒂那样以卖淫和贩毒为业，走向彻底的堕落。因为她喜欢读书，图书馆是她最爱去的地方，她特别喜欢奥茨的小说，她还去大学的夜校学习，知识使她觉醒，她告诉奥茨：“我感到害怕，我不仅仅是为我的前途感到担忧，我还为世界前途感到担忧。”“我只想逃脱一辈子做莫琳·温德尔的厄运。”她感到，她的母亲和姑姑，“还有他们所有的朋友，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，全都麻木不仁。可是我不会解释这种情况。我父亲以及我继父，也全都是麻木的，麻木的男人。”她的目标是：

我想成为堂堂的莫琳·温德尔。

她如何能变成“堂堂的”莫琳·温德尔？谁也不知道。莫琳的美国梦，比起朱尔斯的，更缺少实际的内容；不过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，莫琳比朱尔斯更有决断，她可以采取一切手段，没有任何道德的顾忌。她看中了的夜校的老师，一个已经有三个孩子的父亲，她设计了圈套，终于把他弄到手，诱使他离开妻子和孩子，成为自己的丈夫。她如愿以偿，怀孕了，她决心同过去的一切断绝关系，她不愿再见到自己的母亲和家中所有的人。

她真的能摆脱“他们”吗？朱尔斯得知她的决心以后对她说：

“可是，好妹妹，你自己难道不是他们中的一员吗？”

是的，她也许从此可以摆脱贫穷，不必再走母亲和妹妹的老路，但是她逃脱不了“结婚、怀孕、生孩子”的规律，在奥茨的其他一些小说里，妇女的结婚，常常导致她们的毁灭。我们很难想象莫琳有什么美好的前途。作为一位女作家，奥茨对妇女的地位特别关注，她作品中的妇女通常特别不幸，正如一位评论家指出的：“妇女应当怎样生活，怎样才能避免导致她们疯狂的焦虑和绝望，对这一问题奥茨没有提供简单的答案，然而对于妇女的毫无权力和绝望的原因，她的小说提供了有价值的透视。”<sup>①</sup>

无论是莫琳、还是朱尔斯，他们的过去是悲剧；对他们的未来，我们有着悲剧的预感。

### 三

美国文学批评家通常把奥茨归入文学中的“自然主义”或“现实主义”流派，确实，这是她创作的主流，奥茨不止一次地表示过，她要学习巴尔扎克，把世界放进她的作品。在《他们》中，我们可以看到奥茨采用了一种类似巴尔扎克的写实的方法，她以一种冷静的、旁观者的态度进行叙述，作者的自我是隐含的，不同于现代派作家的自我张扬，她有时也站出来对小说中的人物发表评论，但她不做他们的代言人，他们之间有着明确的界线。

奥茨还表示赞同一位美国评论家的观点：“艺术不是再现我们所看到的东 西，而是让我们发现。”<sup>②</sup>《他们》中有大量暴力的情

---

<sup>①</sup> 夏洛蒂·占德曼，《奥茨小说中的妇女和疯狂》，“妇女与文学”，1977年，5卷2期，28页。

<sup>②</sup> 转引自《美国作家》（补编2卷），513页，A·奥尔敦·里兹编，纽约，1981年。

节,但同自然主义小说以及那些宣扬暴力和色情的畅销小说相比,《他们》有所区别,对于暴力和性行为,奥茨一般只作事实的交待,不作气氛的渲染。她描写了美国社会中大量的、公开的或半公开的暴力行为,她引导读者进行思考,揭示暴力出现的主要原因——贫穷,她的目标是揭示社会的失常。

奥茨是一位讲述故事的高手,她基本按照时间的次序叙述,故事的脉络非常清晰。她喜欢采用多视点的叙述方法,在《他们》中,她对温德尔家中的每一个人物逐一进行透视,透视的重点则从洛雷塔和温德尔开始,逐步向她的子女过渡,很快就集中于朱尔斯和莫琳,奥茨还不断插入其他视点,但总是很自然地重新回到他们两人身上,形成两条交替出现的主线,这两条线索又有若干连接点,构成情节的整一。奥茨在叙事时不断揭示情节发生的精确的时间和地点,这样,她讲的虽然只是一个家庭的故事,但总是使人联想起三十年中的美国历史,具有了宏大的背景。有些学者讥讽奥茨的小说像新闻,评论家S·K·奥布贝克作了中肯的评价:

“如果说她的作品里有什么‘新闻’的话,就在于其中无可置疑的、直接的当代生活的氛围和细节,这同她泰然自若的艺术技巧结合在一起,把美国生活中可怕的方面向读者生动地展示出来。”<sup>①</sup>

奥茨对细节的描述有着特殊的偏好,小说中的大量细节非常生活化,也具有极强的表现力,比如,她写到洛雷塔发现情人伯尼被杀,匆匆跑出家门,在惊慌失措之中,她突然发现“就在地上有人掉了一分钱,出于积习她双眼盯住了那一分钱,把它捡了起来,心想:真走运!”这类细节的捕捉令人叹服,难怪美国评论家查·吉尔曼说她“对日常事物的细节具有极佳的、几乎是摄影机般的眼睛和

---

<sup>①</sup> 《图书世界》,1972年9月17日,4页。

耳朵。”<sup>①</sup>

奥茨最初的小说，带有明显的19世纪现实主义的特点，到70年代以后，她小说中的现代主义成分越来越多。《他们》属于她前期的作品，但与传统的现实主义相比，也有一些区别，体现了现代派小说的某些特征，反映她的艺术风格正在发生变化。

《他们》中有大量心理描写的成分，有人把奥茨的小说称之为“心理现实主义”，她后来的小说中出现较多的意识流，《他们》中的心理描写处于现实主义的心理描写和意识流之间，她的心理描写和现实主义一样，着重于人物的心理发展过程，但又同意识流一样，集中于人物的无意识活动，不过不使用意识流的跳跃式的“自由式联想”。在《他们》中可以看到，奥茨描绘的外部世界中充满了暴力，与之相适应，她也尽力刻画人物内心世界的骚动，比如朱尔斯以及底特律骚乱中的各种人物，他们时时处于焦虑、烦躁、亢奋、恐惧等等强烈的情绪状态，他们不满于现状，但又不知道该干什么，他们似乎有无穷的精神，但又不知道该到哪里去发泄。难怪朱尔斯发出这样的感叹：“我的一生是一个狂人虚构出来的故事啊！”奥茨淋漓尽致地描绘了他们一半清醒、一半疯狂的心理，其中，人物对暴力行为所产生的恐惧心理（比如洛雷塔发现伯尼被杀、朱尔斯发现伯纳德被杀）表现得尤为生动。

奥茨对古代和现代的欧美文学作品阅读极多，也有广泛的借鉴，在她后来的一些小说中可以明显地看到18世纪英国哥特式小说和现代畅销小说的影响，在《他们》中也已经有所反映，出现了一些富有神秘色彩的人物和情节，这就是伯纳德·杰芬和娜旦。朱尔斯在他的一个情妇费伊家中偶然认识了伯纳德，从此似乎一下子改变了他的生活方向，伯纳德要朱尔斯参加他的计划，雇用他开车，还答应将来资助他上大学，并不断开给他支票：一百美元、二百

---

<sup>①</sup> 《纽约时报书评》，1970年10月25日。

美元、一万美元，朱尔斯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但好景不长，几年以后，朱尔斯开车把伯纳德送到一幢破旧的楼房前，伯纳德再也不出来了，朱尔斯进去了，发现这个老头喉咙已被人割断，手中拿着一把刀。伯纳德的这段故事是美国黑手党小说中经常出现的情节。

娜旦是伯纳德的外甥女，她住在底特律附近的湖边小城格罗斯·波恩特，那里宁静、清洁，路上见不到一个行人，她的家在一幢灰色的大楼中，巍然如同一座小山，四周树篱围绕，花木扶疏，里面富丽堂皇、陈设考究，但里面只住着娜旦和一个黑人女仆。这使人想起哥特式小说古老而神秘的中世纪城堡和其中的贵族少女。朱尔斯对娜旦一见钟情，娜旦终于同意和他一道私奔，在去墨西哥的途中，朱尔斯染上流行感冒，当他昏睡醒来，娜旦已不知去向，几年后相遇，娜旦又主动约会朱尔斯，两人苦恋多年，终于有了一夜幽会，但第二天，娜旦却出乎意料开枪击倒朱尔斯，又掉转枪口自杀。这是言情小说的投影。

对于朱尔斯和莫琳，以至小说中的次要人物，奥茨都完整地交待他们的家世，详尽地叙述他们的活动，细致地刻画他们的心理，对伯纳德和娜旦，奥茨却有意略去他们的背景和生平，回避了他们行为的动因，这些空白给了读者想象的空间，使人感到扑朔迷离，增强了阅读的趣味性。

奥茨是一位典型的美国作家，她对现实问题的关注，她的迅捷、明快而多样化的风格，给她的作品深深打上美国文学的印记，她是以德莱塞和福克纳为代表的两种美国文学传统的继承者，也是美国文学史上不多的几位优秀女性作家之一。

**杨正润**

1998年7月于南京大学



## 作 者 的 话

本书是一部小说体裁的历史,换言之,是一部以个人的想象书写的历史,是现存的唯一的一种历史。从1962年至1967年,我在底特律大学教授英语。该校是耶稣会兴办的,有数千名学生,其中不少是走读生。就在这期间,我见到了本书中的莫琳·温德尔。她是我夜校班的一名学生。几年后她给我写信,我们彼此就熟识了。她所遇到的各种问题以及她那复杂的经历,深深地吸引了我。此时,我意识到她的身世可以写成一部小说。正如她在给我的一封信中所说的那样,也许是由于她和我之间的某些相似之处,使得我们接近起来。对于她的身世,我最初的感觉是:“这一定是虚构,不可能完全是真实的!”后来我却觉得“只有这样的小说才是真实的”。因此,这部真实地描写“他们”的小说《他们》,并非运用某种文学技巧,向读者指出某人某事,而主要是根据莫琳的大量回忆撰写成的。她说的话,只要可能,都逐字收入本书。正是她对自己身世的难以排解的回忆,才使我获得了这本小说的大量素材。对于莫琳来说,她的这些“自白”,具有某种心理治疗的功效,也许会使她得到一些短暂的益处;而对于我来说,作为一个见证人,如此丰富的素材倒使我一时忘了自己的现实,自己的生活,而被温德尔一家梦魇般的厄运取代了。他们的生活经历与我的经历古怪地地叠在一起,我开始梦见他们,而不是梦见自己,我几次三番地梦见他们的生活。由于他们的生活离我甚为遥远,所以一旦接触,它就具有一种强烈的感染力。从某种意义上说,他们的生活本身就是一